



宋元通鑒

六十之六十二



宋高宗

十九

特別
U8
3719
19



08
3719
19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 丁未五月起至十二月止

高宗一

即位金陵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

二帝遂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政元建炎大赦其詔

畧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

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

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

宜更云孝弟以恢復為本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正。尚慮羣臣徇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其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勛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叙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

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壬辰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癸巳耿南仲罷。甲午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

首倡邪說

明主

新顏岐范
宗尹便是
第一新政

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奉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張換

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舍屯真定婁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乙未馮澥罷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綱乃止曹輔卒輔字建德南劔州人舉進士歷秘書省正字自

宣和諫帝微行貶郴州凡六年靖康初召復歷僉樞密從二帝留金尋歸至是卒詔厚恤其家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庚子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寘李邦彥于潯州

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梈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邦于嶺南諸州望之鄴皆使虜請割地者 丙午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是從淵聖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歿叔夜字嵒仲開封人侍中耆之孫

張叔夜歿節

也以蔭入官歷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謚忠文
 何東孫傳從淵聖至燕山相繼卒東字文續仙井
 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以至宰相
 孫傳不終傳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亦由校書
 郎以至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宋史臣謂二人皆
 疎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
 益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東實誤之傳匿太子之
 謀甚疎而信任郭東其事尤謬貽笑千古二人之歿
 皆不足以償其平日之失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
 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

此不得人
狼狽至此

此最可恨

郝仲連父
子死節

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傳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
 昌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
 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
 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歷河中守臣席益遁
 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
 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歿仲連昌
 元人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
 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丙辰安置監
 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弃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

張所

議還汴

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

衛庸敏

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以衛庸敏為起居舍人。庸敏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它皆屈節受辱，不以為耻。甚者為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寇退歸為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它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

通鑑卷之六十一
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

非獨相亦不可

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晉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

三地皆宜作輔

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
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日議僭
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
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日議僞命謂國
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
其庭者不可勝數咎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
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日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
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日議守謂敵
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
衝八日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

須中書得人

大處糊塗

書則朝廷尊九日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
功效淺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
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
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
出癸亥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李綱以僭逆僞
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
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
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
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

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愾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效。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

呂好問不終

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時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

不去潛善
決不可爲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干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

傅亮

得人

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粵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

皇子生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十一
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歿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已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

張慤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一
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 癸未呂好問

罷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那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它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那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乙酉以宋澤爲東京畱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

得人

通鑑卷六十一
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彌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褊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畱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

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扎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

幸東南與入虜庭別無殊異幸東南則天下之事全去雖有四將無益于爭此處不然

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幹商不死幹商

難信難信史有識不必書

募兵不及東南

死事遂中輟益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而已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

通鑑卷六十一
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恐致擾民。非中興之令圖也。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

王彥

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

通鑑卷六十一
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歷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為尚書右丞。詔修京城畧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

王瓌

錢蓋

守司趣辦之。東京留守宋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兩河山水寨瀨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鑿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弃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

徽欽以死
守社稷其
蒙塵乃不
幸非弃也
若高宗幸
東南是謂
弃之矣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高宗十
七

殺不為過
但應殺者
引止一人

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二賊彥笑以為狂。張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弃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眾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耳。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邪？琪芻陳冲王及之，歿綱

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初，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還行上策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至是，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

通鑑卷六十一 高宗一

通鑑卷六十一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蠢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干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蹙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

尚書盡言

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李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還當以生死爭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巳酉，罷四道都總管。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

策雖未必
果善亦臣
子為君父
至念

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
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
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弟言有清中原之
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
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
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
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開行至南京以御
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
境奉上皇由海道歸汪伯彥黃潛善難之出勛于外
關中盜史斌僭號於興州 命都統制王淵劉光

又分策力

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
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闇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
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
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
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
營與民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它以新法
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
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
憚勢難遠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

禦盜

擊李梟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
 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
 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
 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甲戌御集英殿試禮部
 進士是科得胡銓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
 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
 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于
 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
 淹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
 者移寘第五 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

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
 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
 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
 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
 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
 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
 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
 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
 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

人心安它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
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
宋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
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者正謂此也

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時尚書省言元事
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乙亥召河東經
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
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宋澤節制亮軍即日
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

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

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

以沮臣此言也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

善誤正在此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

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

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

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

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

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

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蠡起矣。

張浚不終

伯彥必為

所去惜哉

不斷併一

去又併一

死何畏而

不言

胡一桂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歐陽澈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

聚眾伏闕
原非國法
竟以此殺
身
潛善必非
太學生布
衣所能還
亦非此時
可退惟有
李綱以去
就生死爭
方可做雖
然天也奈
何
李猷

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
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歿爾歸致此于吾親食
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歿即不敢言
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
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
之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東字少陽丹陽人澈字德明
崇仁人 乙酉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
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
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

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
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
招訓民兵 己亥封子粵為魏國公 壬寅安置河
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
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
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歿戰又敗之
會食盡請彥辟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
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

復新鄉

武穆一去
自全又全
彥所謂先
國家之意
也

傳選
孟德
劉澤
焦文通
蘇文通

單騎持丈八鎧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
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宋澤澤復以為留守司
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
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
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
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
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它意彥
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其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
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
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

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鍊石未
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
獲甚眾 巳酉軍賊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
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壬子張邦
昌賜歿初邦昌偕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
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
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
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
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
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歿并誅王時雍等 是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高宗二

景衡不終

秋金闈母陷河間府雄州捷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中山慶源府莫那洛冀磁絳相州久之乃陷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宋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弃也管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閻

澤不病死亦必死其于

間勅

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至是帝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間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蚤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

徽宗未老而神欽宗守死不去皆中主也高宗負沙漠兩不共之仇乃作東南不振之計日方出而崦嵫人方壯而

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丙戌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戊子竄李綱于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

置于萬安軍。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

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

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弃城遁壬辰選能專

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

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

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

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曹出公侯資兼勇智

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肯

倒行逆施忠臣無所措其手賢子孫不能施其技弃江山如巾芥羹骨肉於鯨鯢非宋室之罪人也哉金不欲康王為質豈有窺其微者耶

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忼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

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

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

報之休其以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

副元帥宋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有商

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

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先是淵

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

是並遷于霄郡霄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

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

通鑑卷六十一 高宗二

口給糧監視嚴密歿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
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
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
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
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
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倫言未必然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
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
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
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
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

康允之

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
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荅是
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
之乙未以張慤爲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許景衡
爲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知密州趙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乃弃城走軍校杜彥等作亂追
野殺之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壬戌
青州敗將王定以兵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癸亥金人
聞帝如揚州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

金人分三路入

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
攻漢上訛里朮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
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宿與撤離喝黑鋒自同州
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南走為
叛兵所殺宋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
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天兵之
集兀木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宿至河中官
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州華州
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歿字潛翁玉山人元符三年
進士知深陽縣有善政至是守歿 金兵破潼關

劉衍

劉達

鄭驥死節

王瓌不終

王瓌奔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丙寅張遇犯
江州辛巳丁進詣宋澤降 起楊時為工部侍郎兼
侍讀時入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乞
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不報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一 戊申一年

高宗二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

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日形曰勢曰

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

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

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

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

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

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邊保疏入不報戊子粘沒喝謀

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

遁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

陴皆歿鬪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

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

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

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

不屈而歿壬辰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

目東幸後
不過三料
理江淮而
已有甚奇
策

劉汲死戰

趙伯振孫
默郭贊死
節

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

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

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

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

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歿

之後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

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

滑澤部將張撟往救之撟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

之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撟

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

中立死戰

張撟死戰

王宣

連王策

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
 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
 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
 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
 去連遼汴京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自去
 惟此時為然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
 以爺稱之 乙未金婁宿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
 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無備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
 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

傅亮不終

唐軍

錫宗閔乘

京詢曾謂

王尚程迪

郭忠孝死

節

會盟歿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
 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
 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
 孝等八人俱歿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大觀三年進
 士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嘗受易中庸于程頤以父任
 補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換文資迪字惠老開封人父
 博古戰歿以蔭得官乃又以戰歿 東平軍校孔彥
 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
 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之金人陷均州
 守臣楊彥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己亥張遇焚真

程博古

趙令歲

孫昭達

州祕閣修撰孫昭遠為亂兵所殺庚子張遇陷鎮江

府守臣錢伯言弃城走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

趙伯振死節

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盟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

韓浩朱廷傑死節

朱廷傑皆力戰死之浩琦之孫也金人又陷青州丁

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已酉禁諸將

降張遇

引潰兵入蜀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

邵成章

世忠是月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

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

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地真州張慈誤薦之

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

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于

降楊進等

宗澤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

王善

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

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

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

解甲降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歿之時金

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

向子韶一門歿節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詔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詔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子詔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

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它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見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詔求使絕域者宇文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

馬擴

祈請使楊可輔副之丁丑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

信王榛

為副 辛巳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

張深

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

劉惟輔

民聞風響應 金婁宿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

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冑墮馬虜為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宿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宿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歿之 丁酉粘沒喝

張嚴死節

翟進

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宿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邁字亨伯永州人舉進士積官資政殿學士再知中山罹害宋史列之忠義傳中 庚子河南統制官

陳邁公難

田端

吳玠

李彥仙

趙世典

程亮死節

翟進復西京宋澤奏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丙午遙授何臬爲觀文殿大學士陳過庭聶昌爲資政殿大學士時臬已卒于金昌爲人所殺過庭在金軍中是月金婁宿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弃城去又犯涇原經畧使曲端遣將吳玠逆擊于清溪嶺敗之金兵走同華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夏四月戊午宋澤遣將趙世典復滑州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歿之 之又率韓世忠等兵戰于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六
未復入西京尋奔去。丁卯金人入洛州壬辰軍賊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是月以榛爲河外都元帥擴爲馬步軍都總管楊時罷時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五月下詔還京師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

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乙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暍疾卒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

通鑑卷六十一
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謚忠簡。
丙戌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
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
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
人。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
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
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
卷。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辛卯。虜分道渡
河。詔韓世忠、宗澤等逆戰。丙申。以宇文虛中充金國
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

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
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
中、楊可輔、劉誨、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
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時金國初建制度。
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
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
結金人不覺也。王彥部兵渡河。屯滑州。先是韓世
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
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
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

王再興

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竭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如指諸掌在朝蹇諤而議論可否不動

宗廟有靈乎否

王庶

聲色時論善之甲辰金婁宿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宋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

似貢端皆不欲屬庶大帥失處分

劉延亮

通鑑卷六十一
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
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宿還軍陷之 巴酉秀州
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
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
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
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丁丑詔江浙州郡練水軍
造戰艦 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
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
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于熙河奔北于

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古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
必大舉蓋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
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甲申
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點刑獄
趙哲率兵討之 丙戌宗澤卒澤字汝霖義烏人初
舉進士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初陳過庭薦起所至
剛正至是爲東京留守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
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
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

宗穎

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歿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唯岳飛仍爲留守司統制隸充麾下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宋澤一呼而河北

善善而不能
能用宋之
君多坐此

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伸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甲寅作御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罷殿中侍御史馬伸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

馬伸

趙子砥

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
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
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攜襆被而行竟歿道中聞者
冤之伸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學于程頤勇于爲
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
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趙子砥至
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
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晉
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

留此人以
破殘宋

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
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 河
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
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
去 丁丑太上淵聖二帝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
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
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
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
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
亦厚待之 九月甲申丁進叛復寇淮西 癸巳金

李政賀師
範薛廣死
節

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
丑陝西節制司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歿
之丁未東京留守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歿之巳酉
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 金將訛里朶龍破信王
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
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譏
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
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
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
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

弃社稷而
就湖山舍
政事而恋
魚鳥嗚呼
未事吾不
欲觀之矣

翟典

翟進死戰

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
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
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
亡走不知所終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
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
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是月楊進復叛衆
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典謀擊之未
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
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
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典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魏彥明死節

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辛巳朔貶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萬安軍安置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歿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宿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

曲端不終

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之不及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

楊粹中死戰

姚端

王棣死節

魏行可死節

被執竟不屈而歿。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以太學生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假禮部侍郎以行。金人知其應募，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金人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且曰：「大國將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竟卒于金。行可建安人，訃聞，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庚子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趙不試趙叔取姜剛之死節

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歿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取、姜剛之是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歿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禽斬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宿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

徐徽言

虜忌徽言

可求降金

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宿之子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岳飛與金人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飛從問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殛金將大破其衆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

奉國寺 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劉豫遣

劉豫降金

子麟禦却之憊懶遣人唱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關勝死亂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歿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

郭永一門死節

車采怒併其家屬皆殺之。巳巳以黃潛善汪伯彥
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
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
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
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蠢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
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
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
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金粘沒喝陷襲慶
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
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

可發遂殺軍士。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
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
爲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
兵民。召潘良貴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
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_{不得已}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
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
復大爲汪黃所忌左遷工部良貴求去主管明道宮
是年金始撰國史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
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
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采摭遺言舊

金史

韓昉

通鑑卷六十一
事以備國史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二 巳酉年正月至六月

高宗三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北制

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代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甲申以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 庚子盜張用王

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

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王復與子倚率軍民

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歿守者我也願

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

門百口皆被殺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

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

以眾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弃軍

走鹽城眾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

張遇死戰

王復王倚
一門死節

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聽士

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

子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

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

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

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

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

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歿者

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鈞至江上軍士以為黃

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鈞方辯其非是而

首已斷矣。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已烟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衢州司刑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

李隆

王淵不終

張邵

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以呂頤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橐以行。金婁宿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

出最下策

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

降徽言大馬婁宿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

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字彥猷。衢

州西安人。少為諸生。負氣豪邁。大觀二年。應詔賜武

舉及第。至是。與子岡同歿。父翊宣和未救太原歿之

世著忠義。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

罪已。求直言。赦歿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

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

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

徽言父翊
子岡三死
節
孫昂及上
卒死節

金不受謝

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

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

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

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

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

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

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

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以胡

交修直學士院。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

強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管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四
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歾
迫然後忍以其身弃之于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
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
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
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
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
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
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
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典
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陳彥

張澈

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典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
言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
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澈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
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
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伯彥居位日淺論者猶或未減 以葉夢得張澈爲
尚書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澈官仍恤其家官其親

通鑑卷六十二
屬一人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諫議大夫
直龍圖閣士三月巳卯日中有黑子六見庚辰以朱勝
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俊駐平江辛巳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
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
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
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
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
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
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山劉之變

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
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
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
邪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于正彥正彥曰
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
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
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
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

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人皆殺之履馳入宮白
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
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正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
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
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
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
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

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
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
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
斬履鬻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慶遠軍
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涓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
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
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緹樓下委曲諭
之傳請隆佑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諫和帝許之
即下詔請隆佑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

幸東南首
取奇屋而
觀潮爲之
崇

太后御樓
詬極斟酌

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日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

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于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洎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

通鑑卷六十二 宋紀
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
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
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
密奏者乞許臣寮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
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
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已
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
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
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
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洵洵俊諭之曰

順浩浚俊
定
呂抗

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
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
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順
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
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
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鼐遣所親
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
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特重緩進使賊自
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順浩有威望能斷大
事乃答書約其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

辛道宗
馮轡

會順浩得浚書因上疏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
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傳等居中欲
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轡持書說傳正彥轡至杭
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
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傳等謀
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
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
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
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

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
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
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
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
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它變宜趨秀州據糧
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
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
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
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
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

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青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傳等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人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逃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歿官臣之手。承乏漕挽。

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歿。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鼐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等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

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是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剽劫楚泗間。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濱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捷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時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

趙立

大敗之。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初金人破徐州王

王復孫

復歿之都虞候趙立戰歿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

鄉民爲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我崔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遣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順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

王德

喬仲福

再三謂浚曰：曩在齊聖，兩宮隔絕，一日毀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延、張浚、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言曰：臣嘗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

張守

刺客

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
 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
 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
 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
 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
 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

浚命取歿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
 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鉏麂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
 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昉為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
 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乙卯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
 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
 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
 中外直言。丁巳禁內侍于預朝。改不得與主兵官

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
還違者處以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
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
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
三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
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
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
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
為一 以潘良貴為考功郎遷左司呂頤浩謂良貴
曰且夕相引人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

合三省

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
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

良貴士節

以李邴參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戩衛太后

立皇太子

壬申立子專為皇太子 金人陷鄜坊未幾又陷鞏

州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
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忼慨請行
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
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
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

順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此議季陵論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辛巳帝次鎮江癸未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 乙酉帝至江寧府政府名建康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

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任劉豫皓曰萬里叩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技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劒士且為皓請得流遍冷山 是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第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

通鑑卷之六十二 宋紀
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楊
進居鳴臯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弃
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歿其黨復推劉
可拒官軍 六月己酉呂頤浩張浚以久雨恒陰皆
謝罪求去帝召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
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
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
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

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
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 季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
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
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
將帥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
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
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
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
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
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

豈可以苗
劉例諸將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澣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鑿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丙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雋戊午命江淮南引塘灤

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辛酉下詔以四失罪已 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

表植

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
 有所未至耳 丁卯罷右司諫表植植請誅黃潛善
 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
 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
 知池州 乙亥諭中外以追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
 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
 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
 毋禁 兀木請大起燕雲河明兵南侵金主吳乞買
 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通鑑卷六十二

